上海来的八个姑娘

王宗仁

老故事不会老,因为它能流传。

我说的八个上海姑娘的故事,往少说也有四十多年了。每回想起和她们相处的日子,收获的那种难能可贵的感动,今天依然在我胸腔怦怦地激荡。

准确地说,她们是八个女军人,野战医院建院初期的护士。那年盛夏,深藏在山野群峰中的几栋白色楼群,深情万种地接纳了她们。虽然她们头戴草帽脚蹬溅着泥浆点子的工作服,挽着裤腿,可是一旦换上有点过大的军装,照样透露出女军人特有的英姿。秦巴山区相比上海,可谓天壤之别的另一个世界。“仰望一线天,俯视路盘山。寒风咬透骨,夜半难入眠。”可是,她们的军容风纪像当初身居闹市一样整齐、俊美。清一色有棱有角的绿军装,军帽上的八一军徽闪射着忠诚豪迈的光泽。护士的职业让姑娘们养成了恬静、轻快的性格。她们轻盈的动作像夏日细雨和风轻抚树叶、枝条,或者有风无雨时阳光洒落的静音。

野战医院护士终年必须默默无闻地在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学习、训练火线上救护伤病员的业务。她们像点燃的灯亮在远方荒野的星空下,外面的繁华世界几乎与她们无关。她们给山外的父老姐妹写信,地址只能写山外某地的信箱,来往信件要军邮人员转递。习惯了,心里满满地装着胜利,其外都风轻云淡。

埋头拉车,花香自来!

我下决心要采访八个姑娘的因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她们来自上海。但是,当八个姑娘出现在我面前时,让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是,她们竟然没有一个是上海本地人。廖永红、任和芬、朱晓红来自天府之国;王巧凤、沈亚琴、吴意红从江苏入伍;陈永文、许颖珍出生在浙江。她们从五湖四海聚集在一起。大概她们看出了我的惊讶,便众口归一地说:“阿拉都是大半拉上海人,三年上学是在上海五角场军医护校度过的。你瞧校徽!”说着廖永红撩起衣襟亮出军衣上的校徽让我看。两年前,她们一次又一次写申请书才争取到了优先分配的这8个名额。廖永红是共产党员,其他几位姑娘都是共青团员。百里挑一!小廖的话代表了八姐妹的心声:“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是特殊材料构成的,祖国人民给我们身上注入了党的阳光,让我们在那些眼下还暂时寒冷偏僻的地方闪光发热!”

交谈中,她们总是不时地把野战医院称为“小上海”,话语里满是自豪感。我问:“小上海?从何说起?”她们没有正面回答,却兴致浓浓地说起了院里的一条条路。刚进山时,医院建起不久,一些房子的脚手架还没有拆除掉,龇牙咧嘴地顺墙歪着。院里几乎没有一条成形的路,哪怕落一场小雨,满院的坑洼处就溢成了墨盒子,人整天要脚不离雨鞋,裤腿被泥浆溅得像老牛嚼过一样湿漉漉皱巴巴。走路时稍不留神,一迈脚另一只脚上的鞋就歪进了泥浆里。

这一页旧黄历已经翻篇了。现在院子里修整得跟公园差不到哪去,该有草的地方铺上了草坪,该长树的地方栽上了树苗。中央花坛里栽植着从秦巴山区移植来的花花草草,把院区装点得皆是春天的精神。有一种我叫不上名字的野花,好像蒲公英,在这深远的大山里它早早地就撬开春天的门,那茸茸的花冠很像天真活泼的姑娘的脑壳,两片叶子分明似两条搭在肩膀的小辫子,姑娘们把这小草取名“黄毛丫头”,太形象了!院里那一条条铺垫起来的路,通往病房、办公室、食堂、宿舍……每每有汽车或人力车从这些路上欢快地碾过,给整个医院都增添了勃勃生机。不知是谁的主张,从山里捉来蝈蝈喂养在砖缝里,每到夜晚吱吱唧唧鸣叫起来,时高时低时断时续,整个路都仿佛活跃起来,有了生命!

在医院挥镐抡锹的人群中,还有一位年轻的海军少尉军官,他是小廖的未婚夫小吴。他正在休假,特地从东海舰队赶到山里来探望小廖。他撂下拉杆行李箱就给正在干活的八个姑娘当了帮手,且净挑力气活往自己肩上扛,拉车他驾辕,栽树他刨坑。他也是从农家茅草屋里滚爬出来的乡间苦苗苗。来山里不久,他的心就被拴住了,和小廖一商量,索性婚礼不回上海办了,就在医院举行。新建的医院要诞生一对年轻军人的婚礼,太有纪念意义了。小廖在护校学习时被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来野战医院后在外科代理护士长,工作很出色,又被评为陕西省安康地区三八红旗手。小廖和未婚夫诚恳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婚礼,我急于赶回北京开会,只好留下这个遗憾。不过,我当时答应要为八个姑娘写一篇散文。少尉军官提出建议,如果写散文最好刊登在《新民晚报》上,他很喜欢晚报“夜光杯”版面的文章,又多次在这张报纸上看到我的散文。我满口答应。兑现这个承诺晚了四十多年。不知少尉军官和八个姑娘如今在何方忙碌,能否看到这篇迟到的短文?

与酷暑言和

张 叶

我一度很讨厌夏天,认为它炽热得不可理喻。它使空气黏稠、蚊虫横飞,每到酷热时节,我就眉头紧皱、满心烦躁。我带着这种心情去上班,觉得工作也是沉闷的,同事也是聒噪的。若是赶上中午顶着日头去买菜,更是满肚子怨言恨不得把太阳拽下来用水桶泡着。

我自认为是个不耐热的人。办公室的空调便从早开到晚,回到家第一件事也是开空调。总觉着最热的时候就是老天在和人作对,老天把人往死里整。父亲曾说,夏天人就该出点汗,这才符合阴阳相生相克的自然规律,身体也才会好,但我听不进去。

宅在家里我吹了整整三天的空调,傍晚因为买菜,才不情愿地走出家门。原以为日暮之后会凉快一些,岂知外面热浪滚滚,突然掉进了热水锅一般的难受,连双臂的皮肤都被热气灼痛了。我愤怒地望着天空自语道:这老天爷今天是要下火了吗?当真不让人活了?但看到小区的人们都在习以为常地散步、聊天,我才意识到,是自己不对劲了。我问邻居:“温度这么高你们还出来,不嫌热吗?”他们说,“每年不都这样吗?”

最为难忘的是奶奶生病住院的那个暑假,我和父亲轮流照顾她。奶奶有关节病,不让开空调,而病房里也没有电扇。我进去三两分钟就会满头大汗,呼吸急促。而奶奶输液、输氧的时候,我是不能逃到走廊去的。我只好赌气似的咬牙忍着,任汗水湿透背脊,心里说“老天爷你有本事就热死我呀!”最难熬的是午饭时分,热气腾腾的饭菜加上正午烈阳的烘烤,病房整个就成了桑拿房。我奇怪于奶奶的镇定,她裹的小脚,白天裤脚还绑着带子,她额上也有细密的汗珠,但她总能安然地睡着,让我心里诧异:老年人身体里安着空调吗,这么热的天气也能睡?那几天我以为我会中暑,会熬不过那些虐心的中午,但几天过去,却是安然无恙。倒是痛快流了这么多的汗,反而使我有种浴火重生的轻松。

长辈爱说“心静自然凉”,其实,静下来依然还是热的,只不过静下来的过程让人学会了接受与适应。如果酷暑终究无法躲避,无法从生存的四季里一键删除,不若安心迎接它的挑战,也就释然了——热,也不过就那样,受得了的。熬过了也就明白了,人生必定要经历这样那样的考验或折磨,正如胎儿要经过长长的产道抵达光明,他从出生之日就要历经挤压以及窒息等凶险。与炎热握手言和,接下来才能领略到夏天蓊郁、苍劲的美。

黄老的教子之道

谢则林

得悉黄蜀芹逝世,惋痛之余,不由想起了她的爸爸黄佐临先生来。思想倏忽间穿越30多年,来到清静优雅的泰安路的花园洋房,穿过大客厅登上二楼的书房里,再度和黄老作了促膝长谈。

黄老的外孙女郭榕,是黄蜀芹妹妹黄海芹的女儿,就读于曹杨二中。我时为教导主任,除了上课也主动带领辅导文学兴趣小组,她虽读初中,可作文水平超过了不少高中学生,我就把她吸收进来。我先作了一次家访,看孩子成长的环境,生活的家庭氛围,初步了解了家人对孩子的引导与影响。

不打自招,其实我是有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那时,黄蜀芹已是崭露头角的女导演,由她执导的几部故事片颇受观众青睐,亦获电影评论界的好评。她的艺术成长之路到底和父亲有着怎样的联系呢?是有其父必有其女?我对这样的问题更感兴趣。

黄佐临先生蜚声中外,誉满剧坛,但他是那样平易谦和、朴实真诚。他坦诚地说:“这类话题本该由老伴丹尼来给你作介绍的,她对组织家庭、管理家政、教育孩子等方面都很有见地,她会介绍得更详尽更系统,可惜她现在患了老年痴呆……”我不禁黯然。沉默有顷,黄老摆脱了惆怅,谦虚地说:“我只能介绍个大概,算是聊胜于无吧。”我微笑着点了点头,他便娓娓道来。

大女儿立志当电影导演,是她本人执着追求的结果。她是市三女中的高材生,各门功课考试成绩均名列前茅。高三毕业前夕,班主任将黄老夫妇请到学校当说客,协助学校做好女儿的思想工作,规劝她报考理科大学,但孩子执意不肯,认定非考电影学院导演系不可。不巧的是这年导演系因故停招,孩子宁可干等一年,宗旨依然不变。黄老是当过电影导演的,深谙此中甘苦,并不主张女儿学导演,内心倒是很希望女儿学自然科学,但看到女儿意向如此坚定,他们夫妇便尊重女儿的选择了。

黄老不无自豪地告诉我,蜀芹的儿子郑大圣去年考上上影厂委托上海戏剧学院办的电影导演系,电影导演将“三代同堂”了。在祝贺黄老将开创“导演世家”之余,我问他,女儿和外孙从小就热爱电影艺术,在青少年时期就向往当电影导演,是不是“有心栽花”的结果?黄老断然说,完全是“无意插柳”,演艺界的朋友来得多,常请他们到客厅或花园里排戏,开口闭口谈的都是电影和戏剧,连在餐桌上谈的也全是艺术议评。耳濡目染,孩子听进耳里,看在眼里,印在心里了。

临别之际,黄老惠赠我他的近照和亲笔抄录的弥勒佛两旁的一副对联,似颇有启发,不妨直录于后,供有兴趣者玩味:“开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于人何所不容?”家长心胸开阔,愉快乐观,豁达大度,宽厚慈祥,尊重孩子,顺其自然,因材施教,不干预而多支持,让孩子勇于“走自己的路”,这些不正是黄老夫妇的教子之道吗?如果众多家庭都能这样做,何愁人才不兴呢!

映日荷花别样红

侯伟荣 摄

邹阿姨

邱伟坚

邹阿姨是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钟点工一员,来我家不觉已经十六年有余。刚来上海时她先做贩米小生意,本以为农村长大经营五谷杂粮豆熟门熟路,不料头回在批发市场就遭骗了:对方那老板打开米袋,但见那大米成色锃亮颗粒齐整还有股清香,价格也公道,于是就成交驮回十袋。回到自己租住的集贸市场售卖,哪里料到捋开上面的大米,底下大半皆是陈米且有股霉味,顾客扭头就走,撇下一个傻眼的她。又气又恼地复又驮上这十袋大米去批发市场理论,哪里还找得到那人的身影,边上有人提醒即使找到,他也不会认账的。本就不多的本钱打了水漂,贩米生意自然打了退堂鼓,邹阿姨自此开始从事家政服务,一直做到现在。

邹阿姨做事朴实认真,因着口碑于是东家就似滚雪球一般增多,自我感觉愈发不错。渐渐地身上衣着穿戴也时尚起来,从包袋鞋子、羊毛衫羽绒服乃至头上帽子颈脖绸巾,粗略看去绝不会想到是苏北农村人。她坦言皆是东家女主人所赠,至来上海后从没有添置过一件衣服。

除了衣着变化外,她骨子里其实还是一个传统农妇,手脚非常麻利日子异常节俭。疫情过后来我家,我问你这两个多月是怎么混过来的?她说夫妇两个没有团购过一次菜肴,除了居委发的菜以外,平日就是靠老家带来的咸菜辣酱或冲碗酱油汤度日。见我惊诧得张大嘴巴,她说没有办法呀,夫妇两个这么多时间没有一分钱的收入,还要支付房租,只有能省就省啦。

来上海打工十多年了,自己又这般勤奋和节俭,邹阿姨积攒下的钱花到哪里去了?听她一番道来,我不由又张大嘴巴了:基本都用在孙辈亲戚及乡里的人情开销上了。尤其是一个村上的左邻右舍,这笔人情花费最大,不管是红白喜事,造房生儿,还有来上海治病住院的,三百五百的她一律都要掏上笔份子钱,加上回家吃酒的来回交通费,十多年的辛劳落了个收支平衡罢了。我说你们夫妇都在上海,乡里的事情你去忙乎啥?她笑道,不管你是否回老家去吃酒,但人情是一定要给的。否则要给人家没完没了的唠叨的,议论你不懂道理,过年回家或者家里有事没人会来搭理你。好在我女儿说了,乡里这种老旧习俗,我老妈他们肯定是最后一代人。

美食

复杂面,谁折腾

黄 峪

风行曼谷继而进军大中华地区的泰国菜餐厅灰狗咖啡,近年来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地都开了不少分店。此餐厅自创了一道很有意思的招牌菜式,叫做Complicated Noodle,姑且译为“复杂面”。

这道菜里的noodle,并不是华人世界里约定俗成的“面条”,比如说兰州拉面、阳春面、上海面、碱水面等等这样各型各色但形状细长的麦粉制品。实际上,这个“面”,是大米磨浆制成的半透明的方形扁皮,更像是广东地区的肠粉或者粿条。但在这道菜里,方形面皮只是非常低调的存在,抢人眼目的是酱汁和鲜菜——一碗特别调味的秘制肉糜,一小碟绿色香料细切混制新鲜蒜片酱汁,主“菜”就是一颗层层包裹的西生菜,配“菜”是几支恣意舒展的芫荽(香菜)。根据服务员的指示,应该用面皮包裹酱料和芫荽,然后再包以生菜叶子,便可进食。

说来简单,但真的全部包好之后,才发现是满满一手,无从下口,其难度好比一口咬下麦当劳巨无霸汉堡。而真的咬下去之后,生菜爽脆粿条糯绵,配上鲜美肉糜与香料渲染,口感丰富五味杂陈,但享味之余,却实在狼狈不堪,各种汁水淋漓从唇齿流到指间,一手油腻腻的,忙着擦拭,手足无措,尴尬得很。一口之后,还要不要继续呢?这个问题真是比哈姆雷特的自白更让人头疼,而取舍之间决定要快,否则手上层层叠叠随时要散落一桌。此时想到的是经常被用来形容让人一言难尽的感情关系的一句英文:it's complicated……但和胶着的感情关系相似的是,这自己一手包办的唇间美味,究竟值不值得大费周章,继续复杂麻烦下去呢?

有些菜式,就和这个复杂面一样,虽然美味,但极麻烦,以至于只能和至亲好友闭门畅享。比如说螃蟹,就需要和极为信任的人同桌才能吃得畅快。《红楼梦》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里的螃蟹宴,贾府太太少爷小姐们坐了三桌,上面一桌坐的是贾母、薛姨妈、宝钗、黛玉、宝玉;东边一桌坐的是湘云、王夫人、迎、探、惜;西边靠门一小桌,李纨和凤姐,虚设坐位,但二位嫁进来的媳妇皆不敢坐,只在贾母王夫人两桌上伺候。在这三桌之外,湘云给鸳鸯、平儿等丫头摆了两桌后,只有凤姐和李纨留下来伺候贾母。凤姐何等玲珑剔透风光人物,在这个螃蟹宴上也只是担任伺候长辈的角色,上下张罗,又累又饿的时候,只能跑到丫头们那两桌去插科打诨,找鸳鸯斟酒,让好帮手平儿剔一壳蟹黄来送。

七夕会

穿越时空想象一下,如果宝玉约饭灰狗咖啡馆,点到“复杂面”这样的菜式,几位女主角会作何反应?妙玉茹素,定然不会赴宴,不用讨论;黛玉傲娇,想来不愿尝试,蹙眉发脾气,甚至手帕一抛娇嗔离去;宝钗深沉,估计会优雅地把每样材料切开,再从容放进樱桃小口中品尝,微笑点头,不让宝玉难堪;而也只有湘云,哈哈一笑,抓起各种材料包成一团,一仰头,银牙轻启,刷刷两口吃掉一包,然后说:“爱哥哥,你要不要也来一个?”